

血染

睢阳

廖晓勉著



XUE
RAN
SUI

中州YANG
古籍出版社

血 染 睢 阳

廖晓勉 著



I247.5
590

(A14)
KBF90/02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取材于安史之乱的长篇历史小说，该书主要描写唐代睢阳太守张巡、许远率将士与胡兵尹子奇、令狐潮为争夺睢阳而展开的一场生死搏斗。与此同时，还穿插描写了武侠张小敬与霍小蝶的爱情纠葛。由于战乱使小蝶落入贼兵尹子奇手里。由此把报国、报仇与亲人团聚的复杂心情溶在了一起，把阶级矛盾、民族矛盾与爱情纠葛紧紧连在了一起。因而故事情节起伏跌宕，惊心动魄，扣人心弦，引人入胜。后因睢阳兵少粮绝援乏而城陷，守城将士全部殉难，血流成河，染红了睢阳城。

血 染 睢 阳

廖晓勉 著

责任编辑：智 海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

(郑州市花园路54号楼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中国法学会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

10.5印张 210千字

1987年9月第1版

1987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1,700册

ISBN 7-5348-0011-0/I·10

统一书号：10219·145 定价：1.80元

第一章

唐肃宗至德二年（公元七五七年）正月的一天晌午，睢阳（今河南商丘南）太守的官衙里正商议着一件机密而紧急的大事，此事关系睢阳全城的生死存亡。城里早有谣传说，胡兵细作已经混入城内。会议本应在议事厅举行，为机密起见破例改在太守许远的书房中。

这书房本是太守官邸的一个供仆妇住的偏院，三间瓦房，一个天井，只有一扇小门与正院相通，很是僻静。许远上任，正值兵荒马乱之际，因而一切从简，没带家眷，也没几个仆人，因而偏院更空闲了。许远看中这儿环境幽静，人迹少到，几枝瘦梅疏竹秀得可爱。于是便叫人把三间房都打通，打扫布置了一番，改成书房。他把带来的和上任后收集到的书籍，都集中到这儿，虽然不甚多，但那布套的、匣装的、新刻的、残旧的，也居然摆满一壁书架，正墙上挂着他手书的条幅：

广庭无尘杂，

虚室有余闲。

是摘陶渊明《归园田居》成句。在烦人的公务之余，到这儿来读读书、写写字，倒也是人生一乐。可是，这样的乐

趣实在是不多。天宝十四年（公元七五五年），安禄山作反，狼烟四起，天下震动。河北、河南的州县官吏，降的降，逃的逃，死难的死难。当此用人之际，素以忠厚著称的许远得到了举荐。他以前在蜀为宦，因事得罪了上司，被贬为商要尉。此次忽蒙圣上隆恩，于天宝十五年（公元七五六）正月得授睢阳太守兼防御使。心情之振奋，难以言表。他日夜兼程，奔赴刚刚从胡兵手里收复的任所。上任后，兢兢业业，事必躬亲。起初，大局尚可乐观，他在公务之余，还有余暇流连经史。不料没过几个月，战局却急转而下，安禄山攻破潼关，夺取长安，河北诸郡尽落胡兵之手，河南诸郡亦大半沦陷。而今胡兵大将，伪河南节度使尹子奇又率兵十三万长驱南犯，意欲越睢阳而下江南。眼看胡兵的铁骑就要踏到睢阳城下，作为一城之主的许远，军情政务都忙不完，哪里还有焚香读书的闲情逸致？

外面飘着疏疏落落的雪花，天气很冷。书房里设了一个大火盆，参加会议的文武官员围坐一圈。所议之事只有一个：贼将尹子奇即将兵临城下，怎么办？此事前些日子已议过几回，有的主张守城，有的主张弃城，许远犹豫不定，一直无法决断。此刻，守城派与弃城派又是僵持不下。

守城派主要是几位中层官员，以青年进士李翰为首。李翰不是睢阳的朝廷命官，他中了进士后，没得到什么官职，便游历到睢阳，客居在父执华南银家，通过华南银认识了太守许远。许远欣赏李翰的才学，邀请他来掌管文书，很是器重，李翰力主坚守，他慷慨激昂地说：“在下不明，此事为何

屡议不决。自古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今反贼作乱，人人有责诛之。前年，睢阳曾陷贼手，多亏单父尉贾贲率众冒死血战，及早击退贼兵，方保全睢阳数万生灵。如今贼兵再犯，难道我们就忍心把城池拱手相送？决无此理！只能予以迎头痛击！”

他的话博得守城派的大声赞同，弃城派却板着脸不以为然，为首的一员武将冷冷地说：“李兄高见，但不知我们凭什么去迎头痛击呢？据探马报，尹子奇统有兵马十三万，而我城中虽经多方招募也不足四千兵卒。以此四千乌合之众去迎战十三万铁骑，岂异于驱羊就虎，以卵击石，如何‘迎头痛击’？”

说这话的是睢阳郡司马田秀荣。他肩宽腰窄，脸形瘦削，一对不大的眼睛，炯炯有神。为人不苟言笑，心事藏而不露。唐时，天下太平了一百余年，州郡军备形同虚设，司马实际不掌武事。但此时战乱四起，朝廷自顾不暇，处于危险之中而又不愿降贼的州郡，便纷纷招兵买马，以图自保，睢阳郡也不例外。司马一职古时是属于武职，加上田秀荣本来就是武师出身，一对双刀舞起来，十余人难以近身。许远便委他统领兵马，成为守城的军事长官。他这身份，使他说的话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。听了他的话，参加会议的十来个人，除了李翰等三、四个坚定的守城派，其余纷纷附和，连太守许远也微微点头。

这屋里的人，除了守城与弃城两派，还有两人是举棋不定的，其中一人便是端坐上首的太守许远。他以一介书生蒙

浩荡皇恩，于国家危难之际就任此职。虽想竭力报国，无奈只有治民于太平之世的本领，守城御敌却不是所长。他很想听些高明的见解，甚至幻想得到异人相助，为他分担压得他喘不过气的重担。为此，他甚至好几次在夜深人静之时，焚香向上天祷告。但他心里明白，不管众议如何，作最后决定的责任是在他这个守土之臣身上。因此，他虽然一直静静地坐着，听着，清瘦而白皙的脸上，神情镇定，但他的内心，却正象这书房突然塞进了一个军事会议一样，完全失去了往日的宁静。

另一个尚无定见的是城中首户华南银。他五十多岁，却保养得很好，脸庞油光圆胖，一对眼睛透出精明的神色。他广有田地，家财万贯，妻妾成群，奴仆众多。城中的豪绅都唯他的马首是瞻，恭维他深孚民望。其实不过是他财大气粗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官府也得让他几分，与他交往。因此，他虽无官职，却常在衙门走动。此次筹措兵饷、粮草，许远特邀他来代表城中百姓，实际上是代表有能力出钱、出粮的大户。但他并没有准时来到，而是晃晃悠悠地姗姗来迟。

今天一大早，管家李洪就急巴巴地把他从正浓的春梦中唤醒，禀告说：外头哄传，今日胡兵便要来屠城，许多大户已纷纷准备出城避难，这消息不啻一盆雪水，令他在温暖的锦被中，竟猛地打了两个冷战，忙掀下新纳的小妾丽姬，披衣下床，一叠连声下令收拾细软、捆绑箱笼、准备车辆。同时，又叫李洪再去用心打探消息。慌慌乱乱地忙了一个早上，

华南银是越忙越心慌。他从正房蹦到厢房，从里院跑到外院，眼瞅着一堆堆的古董字画，一箱箱的金银珠宝，以及成群的妻妾、仆人，心里直发愁。这偌大的家产，一点一滴都是他身上的肉，任何一样都割舍不下。可是，一时半刻又叫他如何能全部带走？他急得团团转，直到李洪再次带来消息：街上已有百姓陆续出城，多数出南门，西城的黄乡绅也准备带着家人去乡下庄园。不过，大多数人还在观望官府的动静，据说太守正与文武官员商议。这一说，才算点醒了华南银，令他记起昨日傍晚，许太守曾遣人送来书札，邀他今日去共商守城大计。他抹了一把汗，决定一面叫家人继续打点东西，准备出城，一面去街上听听消息。主意拿定，这才匆匆赶到许远的书房。但听来听去，也不外乎是守与弃之争。他当然拿不出什么好主意，也没心思去为全城着想。他唯一的念头是怎样使自己的家产免遭大难。他捻着稀稀疏疏的几根胡须，暗暗不停地在打着小算盘。

守城派与弃城派仍在激烈争论……

李翰说：“城中兵少，固然不错，但太守前些日子已遣飞骑赴各地求援，已有宁陵张巡答应即日率兵前来。此人智勇双全，屡败贼兵，此番前来……”

“别忘了，张巡手下只有三千士卒，还不如我们。”田秀荣不屑地打断了李翰的话。

“尚有其他各路，如贺兰进明、许叔冀等，虽无回音，谅必陆续来援。此外，稍假时日，朝廷也必将发兵。”

“哼，怕的是泥菩萨过江。”

……华南银越听越怕，不禁问道：“这么说，非弃城不可了？”

“不弃，则与城共亡！玉石俱毁；弃城退避，尚可保全军力，待机再起。”

李翰气忿地说：“叛贼作乱，已是天理难容，倘若避之如虎，更是助长其气焰；人人如此，国贼何日能灭？田司马，你食君之禄，久沐国恩，如今国家有难，不效二颜、张巡首倡大义，只知弃城而逃，恐怕无颜见江东父老！”

李翰所说：“二颜”，系指常山（河北正定县）太守颜杲卿，平原（山东德县）太守颜真卿。安禄山作反后，中原诸多郡县望风而降。二颜及真源（河南鹿邑县东）令张巡等力挽狂澜，起兵讨贼，一时大张正气，响应者众。李翰以此批驳弃城之说，简直可说是指着田秀荣的鼻子骂软骨头。

田秀荣心里自然恼怒，暗暗骂了一句：乳臭未干的小子，你懂什么！但脸上依然似无动于衷，直到李翰说完良久，才沉声说道：“侈谈国恩、大义，人人皆会，只是当不得上马杀敌的真刀真枪。安禄山策谋十余年，作反时拥有范阳（治所在今北京市）、平卢（治所在今辽宁锦州市西）等数镇兵马，以及同罗、奚、契丹、室韦（均为当时的少数民族）之众，号称二十万，更兼械利粮足，兵勇将悍。下河北、破潼关、陷两京，势如破竹。目前气焰正盛，实在难以抵挡。所以圣上避其锋芒而幸蜀，郭子仪引兵退走并陘，纵是颜真卿，亦已放弃平原郡。难道他们都不如你高明？”

田秀荣顿了顿，才又缓缓而谈：“为此，我权衡再三，

认为万全之计是暂且退避，放弃睢阳，避敌锋芒。这正合孙子兵法：‘避其锐气，击其惰归’。”

这一番话十分堂皇，弃城派连连点头赞同，守城派虽不同意，却也作声不得，惟有李翰脸红耳赤，大声疾呼：“不可！弃城之说万万不可！吾闻胡贼每破一城，尽掠城中财物妇女，壮健男子虏为奴隶，而对老残病弱更是以刀枪戮杀作乐。诸位身为父母官，弃城而走，全城百姓怎么办？”

是啊，全城的百姓怎么办？这是摆在许远面前的一大难题。对此，他这个父母官是一筹莫展，全城百姓也越来越不敢有什么奢望。街市上的店铺，无论大小一律门窗紧闭，死气沉沉的模样就好似里头早八辈子就没住过人，没做过生意。唯一的例外是十字街头一家小小的门面，前来光顾的人里三层外三层，挤了个水泄不通。出城避难的人们路过此地，也纷纷驻足不前，伸长脖子使劲地往里瞅，仿佛那小铺里头藏着能指点迷津、普济众生的救星。这里是刘半仙的算命占卦铺。

尽管天寒地冻，盲眼的刘半仙却是一头大汗。他双手乱晃，使劲地推开乱哄哄塞给他的铜板、银子、以至金子，沙哑着嗓子喊道：“乡亲们，父老们，这个命没法算，没法算呀，我刘半仙道行不够，遭此百年不遇之大劫，实在无能为力，无法推算，断不敢昧心骗财。”

任他百般表白，作用似不甚大。前面的人失望而去，后头的人又迫不及待地挤进来。一个中年汉子捧着几块碎银，拚命挤到最前头，连连恳求道：

“刘半仙，你就给俺算一算吧。俺一家大小十数口全指望你了，是走是留，你给拿个主意。”

一个须发全白的老翁在旁边插上来说：“我可是走定了。眼看胡兵就要来屠城，城中兵少将稀，如何抵挡。不走，死路一条。走，说不定还能碰到一条活路。刘半仙，看在多年的交情上，你就给我算算，该往何处去，才能逢凶化吉？”

“唉，唉，”刘半仙连连摇头，“难哪，难哪，出城难，留城也难，大凶难避，大祸难逃。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。是走是留，诸位自己拿主意，碰运气，莫要难为我啦。”

刘半仙的确道行尚浅。他甚至没能算出，就在离他只有一箭之地的太守书房里，田秀荣正在为全城生灵拿主意：

“城中百姓，可令其与我军一同撤走。”

“人走了，那，那东西呢？”华南银忧心忡忡地问。

“国难当头，区区一己私物何惜抛去？”田秀荣轻描淡写地说完，对华南银冷冷地瞥了一眼。华南银作声不得，有苦难言，心中暗骂：你这个老杂种，该你万世穷。

太守许远一直保持沉默。李翰连连望他，他全当没看见。李翰更为气愤：“眼下冰天雪地，百姓扶老携幼，能有多少随军出走，此说荒谬已极！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”田秀荣脸色微变，“莫非要太守率众出门迎降，以保全一城性命？”

“休要狗血喷人！”

“人心叵测，谁敢担保那些守城义士不是想完璧奉贼？”

“呸，畏贼如虎者才是为虎作伥。”

对策上的争论已演成道义上的攻伐，眼看双方就要翻脸，华南银急忙出来打圆场：“莫要动气，莫要动气，诸位都是为国为君，不要伤了和气。贤侄，你就少说两句吧。”他硬拉着气冲冲的李翰归座，又转身对田秀荣说，“司马将军，你是一城主帅，和孩子家斗什么气，来，这儿坐，这儿坐，这儿暖和。”

华南银连劝带拽，把田秀荣拉到自己那张靠近火盆的、铺有羊羔皮坐褥的太师椅上安坐。又闲话了几句，见田秀荣面色稍霁，才低低问道：“适才听你所言，在下忽然想起，日前听传闻说，贼兵曾扬言，开门归顺，可免屠城，不知有否此说？”

田秀荣一听，顿时板起脸，声色俱厉：“怎么，你也想降贼？”

“不敢，不敢，我只是顺便问问，顺便问问。”华南银又讨了个没趣，讷讷地退到角落，独个儿出神。

一时间，屋里沉寂下来，只听到火炭的“噼啪”声。守城派与弃城派的分歧更大了，他们彼此已放弃了说服对方的企图，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太守，希望城中最高长官出来作个明断。许远见此情形，知道再议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，时间紧迫，贼兵说到就到，不容再拖延。他清了清嗓子，环视一周，神情凝重地开了腔：

“诸位的高见，颇有见地，学生再三权衡利弊，以为当前时势……”

书房的门“哗”一下大开，随着一股寒风，许远的贴身书童董双突然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：“大人，大人……”

“唔——”许远脸色一沉。他已吩咐过，任何人不经许可不得进来，难道董双竟敢恃宠违命？他正要斥责，董双却不顾主人的脸色说道：“大人，~~贼兵~~哨马已到城北五里亭！”

举座震惊，好些人，一下子站了起来。

董双继续颤声说道：“北城守军禀报，除五里亭小山上发现小队胡骑外，还望见远处雪尘大起，显系胡兵大队人马……”

“备轿，上北城。”许远急忙吩咐道。

董双应了一声，却未退出，又禀报道：“此外，南门守军急报，他们的城门无法关闭，大部分百姓急欲出城，业已骚乱。”

许远大惊失色，心突突直跳，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。临危应变毕竟不是他之所长啊。

田秀荣不动声色，缓缓立起身来，说：“让我去南门看看吧。”

许远点点头，渐渐镇定了些，又唤住刚要离去的田秀荣，叮嘱道：“百姓如此举动，想来俱是出于无奈，你莫要过于难为他们。”

田秀荣略略颌首，转身径直出门，带着一队亲兵，上马飞驰而去。

南门口一片混乱。出城避难的人流黑压压地挤在门前、

街上。大人喊，小孩哭，吆喝声，叫骂声，闹哄哄响成一团。城门一扇开，一扇闭，把门的士兵被堵在门洞里，转身不得，却仍在徒劳地试图关上城门。领头的小校脸涨得通红，声嘶力竭地想拦住往前挤的人群，但谁也听不清他在说什么。若不是他一只手死死抓住城门木栓，几乎弄得他要脱臼也不放开，连他自己也被挤出城外。他如此受罪，却也怪不得别人，只能怨他自己。半个时辰前，他接到胡兵逼城，立即闭门的命令，正指挥士兵驱散百姓，掩上城门时，黄乡绅府上的车队浩浩荡荡来到，领头的家丁塞给他一包银子，他犹豫了一下，便下令把正在关闭的城门重新打开。滞留 in 街口两边的百姓见了，自然忿忿不平。胆大的便鼓噪起来，胆小的则悄悄混杂在黄乡绅的车队中出城。不一会儿，想出城的人们又全都涌向城门，等到黄乡绅车队好不容易过完时，城门已无法关闭了。

田秀荣领着亲兵顺着周道来到城门边，他冷冷地扫了一眼，立即命令亲兵下马、拔刀，贴着城墙根切进去，把门洞里的百姓全部抓起来，雪亮的刀片毕竟有其慑人的威力，不消片刻，这队亲兵便把百姓赶散，同时还在门洞里抓到十几个人。被抓的大多是妇孺老人，壮健男人见官军来了，心存恐惧，已抢先挤出城外。唯有一个书生模样的年青人，为了救护撞跌在地的娇妻而与亲兵发生争执，后脑重重地被刀背敲了一下，昏了过去。

一千人被押到田秀荣面前，那书生也被两个亲兵拖拽而来，他的妻子哭哭啼啼地跟在后面，不断地哀求士兵开恩放

了他。田秀荣高坐马上，连眼皮也不抬，淡淡地吩咐道：

“领头闹事的拉去斩首示众，其余遣散回家。”

两名亲兵当即把那昏迷不醒的书生拎小鸡似地架起来，抽出锋利的大刀。书生的妻子悲呼着扑上前去，跪在亲兵面前，面向田秀荣哭道：“将军，我丈夫犯了什么罪呀……”

“阻挠官军关闭城门，图谋开门迎贼。”田秀荣阴沉沉地说了一句。

“冤枉啊，我们逃都逃不及，哪里还敢迎贼！他是为了救护刚有身孕的我，才冒犯了官军弟兄……”柔弱的少妇，为了丈夫的性命，顾不得羞臊，把最难启齿的隐密都当众道了出来。

田秀荣瘦削的脸颊微微抽动了一下，但并不言语。那少妇用双膝触地，跪倒在他马前，仰望着他，哀哀地哭求道：

“将军，我们并不是有意触犯官军，实在是无意的啊！我婆家要我们到乡下去安安生生过日子，求将军开恩，放我们出去，大恩大德决不敢忘……”

田秀荣朝下瞟了瞟，见这少妇发髻半散，秀发凌乱，白净的圆脸上珠泪纵横，神情是那么惊恐、凄楚、哀求地望着他，颇有一种独特的动人风韵。田秀荣心里动了一下，“那书生还真艳福不浅。”这念头在心中一掠而过，他转过脸去，轻轻挥了挥手，做了个杀头手势。

两个亲兵吆喝一声，拖起一直昏昏沉沉的书生走向城根。少妇呼天号地追了上去，但又被别的亲兵挡住，并推了她一把。使她跌倒在地，挣扎着撑起身，悲痛欲绝地哭喊

道：

“夫君啊，我的夫君……”

声音是那么凄惨、哀绝，令在场的人闻之心碎。这时，被抓的百姓也全都跪了下来，恳求格外开恩；亲兵们也低下了头，田秀荣却连眼皮都没动一下……

不一会儿，血淋淋的头颅便高悬在门洞上，百姓们垂下头，默默地散去。田秀荣嘴角上浮现一丝得意的笑容，他望了望那昏死在地的少妇，一种快意的感觉突如其来地掠过他的心头。他看着几个人把少妇抬走，这才转过身来，简单吩咐了南城守将几句，策马向北城而去。

虽然董双没有禀报，但北城与南城一样，通向城门口的大街上全是逃难的人群，有的往北走，有的又折回来，虽没有南城那么多，也使许远官轿及跟在他后头或骑马、或乘轿的官员们难以通过。许远又不忍心让亲兵过于粗暴地吆喝开路，以至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，费了好大工夫才到北城门口。

城门早已紧闭，但出城心切的百姓仍聚在门口，不愿散去。一个须发皆白的老翁，领着全家几十口人齐齐地跪在守兵面前，恳求放他们出去；那老翁还连连在石板地上磕头，前额已现出紫红的淤斑。许远见了，老大不忍，忙下轿上前搀起老翁。老翁见是太守亲临，更是死活不愿起来，一边磕头，一边说：“青天大人，求你叫弟兄们开开门，放小人全家一条活路吧。方才刘半仙为我占了一卦，说我往北再往东，还能为我家香火留下一条根。”说着说着，老泪禁不

住潜然而下。

许远心中一阵酸楚，直起身向守兵吩咐道：“此等高寿老人，我们理应体恤一二，就打开城门让他们出去吧。”

老翁一听，连连磕头称谢。不料那守兵却跪下来说道：“启禀大人，此门开不得。不说胡兵已经临城，开门实在危险。纵使让他们出去，也断无生路。”

“哦，此话怎讲？”

“大人上城楼看看即可知道。”

许远听此话有因，连忙撤下老翁，急急煎煎拾级而上，随行官员也一同登上北门城楼，举目望去，雪已初霁，云层依然压得很低，白茫茫的雪地上，一小股一小股胡骑正纵马奔驰，追逐着方才出城的中原百姓。手无寸铁的百姓在雪地中四处逃走，追逐百姓的胡骑马蹄溅起一团团雪雾，随着刀光闪亮，便隐隐传来令人恐怖的惨叫。领队的小头目还得意地高擎长矛向城楼连连晃动，那矛尖上赫然扎着一具婴儿躯体，四肢分明还在微微颤动。跟在后边的骑兵还双手按着一个横驼在马背上的妇女，咧开大嘴狂笑；远处，有的骑兵已经下马，正忙着安营设帐，埋锅造饭，在雪地上弄出一个个黑窟窿；再远处，更多的骑兵络绎而来，各色旌旗上下翻卷，大刀、长矛时时映出雪地的反光；再后头，逶迤伸延着一条粗粗的黑线，一直到云雪相连的天边，好似一条长蛇，在中原大地上蠕动。

城楼上的人望着越涌越多的贼兵，都没有作声。站在前面的许远，手扶着矮墙，指头不自主地微微发颤，心中暗暗